

一个叫高明寰的中学
生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
“我的英雄崇拜”,说是校
刊要辟专栏登载。听到这
个题目,我不禁心中一热,
感到他所在的学校真是与
众不同,有人文眼光,注重
学生的修为,因而也想到,
他能在这所学校读书,真
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的英雄崇拜

凸凹

之所以一热,是因为
现在的很多人很少提“英雄”这
样的字眼了,金钱崇拜、明
星崇拜,好像已成了时尚。
价值尺度的偏移,让我等
崇尚精神的人,心存忧虑。
不期间又有人提倡“英

雄”,不管是在云雾之中,
洒下来一缕阳光,让人感
到春意与温暖,也看到了
未来的希望之光。

便激动地答应下来,
“好,我一定写。”

说到我的英雄崇拜,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着的。
上小学的时候,崇拜
领袖毛泽东。当时看到了
一本连环画,知道了在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劳动人民受尽欺压。是毛
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领导的共产党带领人
民建立了一个新世界,给
老百姓生存的权利,完成
了从爬行到站立的历史性
转变——毛泽东是老百姓
的“大救星”,所以我崇
拜他。

到了中学阶
段,我读到了一本
《鲁迅杂文选》——
里边的文章篇篇深
刻,虽然并不十分懂,但他
所说的中国人的种种劣根
性,我在身边都能找到原
型,感到他真是厉害,一
针见血。鲁迅告诉我,中
国人虽然身体解放了,但
精神和灵魂还没有站立起
来,还有许多奴性,还缺
乏对他人的关爱和对个性
的尊重。要想有健康的人
格,还要向世界学习,学
习人家怎么做、怎么做
才能精神自立,活出“自
我”。我认为鲁迅是中国人
精神世界的“大救星”,所
以我崇拜他。

后来我崇拜雷锋。因
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总是为别人做好事,
有奉献精神。这人一有
了奉献精神,就伟大了。他
能让人照见自己的渺

小——一般人的多是自私
自利,而很少考虑对社会
作贡献。所以那个时代人
人都学雷锋,社会风气就
很好。

新时期我崇拜邓小
平,因为他把发展社会生
产力放在第一位,思想解
放、开放搞活,让中国人
不仅温饱,还越来越富
裕,而且在世界也有了扬
眉吐气的历史性地位。所
以,人们说,毛泽东让老
百姓过上了自己的日子,
而邓小平让老百姓
过上了幸福的好日
子,我一个个赞成。
到了而立之
年,自己的儿子也
参加工作了,我的英雄观
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
在崇拜伟大人物的同时,
也能真心地崇拜身边的无
名英雄。



我开始崇拜我的父
亲。我上高中的时候,从远
山来到平原,要住校,开销
大了,用钱多了,而家里缺
钱。这时父亲做着村里的
支部书记,完全可以利用
职务之便,“变”一些钱出
来,但是他没有,而是辞去
职务到煤矿当窑工,靠卖
苦力挣些血汗钱。当时我
认为他愚蠢,现在看来,他
无比圣明,因为他保持了
做人的清白,让儿女感受
到了他人格的力量。现在
我也做父亲了,他榜样和
标杆的意义就越发显现出
来。我常想,我能做得像父

外滩的橄榄叶

——外滩建筑之八：“外滩12号”

乔争月

文报纸《远东时报》将其形容为“一片诺亚的橄榄叶”。
根据《圣经》故事,诺亚乘坐方舟躲避上帝制造的大洪水之后,他派出探听消息的鸽子衔回了一片橄榄叶。这表明洪水已经退去,灾难终于结束。而当时上海的经济也正从一战后的衰退中慢慢复苏。

“大楼奠基象征着经济衰退的潮水正在退去。对于捱过了最困难时光的人们来说,未来是光明的。”报纸写道。

汇丰银行由苏格兰人萨瑟兰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创办于香港,此人敏锐地意识到香港与大陆港口城市间的金融需求。银行后来从清廷的贷款中获利颇丰,一度将中国海关与盐税的存款权牢牢掌握。

大楼奠基这一年,股东大会宣布250万港元的注册资本已增长到5000万港元。汇丰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银行,建造新大楼意在显示实力,重塑信心,因为金钱常随信心滚滚而来。

由此汇丰为造楼定下基调,“无论要经历多少困难,痛苦或是麻烦,只要有适合这座大楼使用的材料,都必须想办法弄到”。银行大厅中那8根由整块意大利大理石制作的奢华圆柱,便是不惜工本弄到的建材之一。

汇丰银行的旧楼建于19世纪70年代,是一座入选了《弗莱彻建筑史》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新大楼的地基在旧楼的基础上,又加上原11号别发书店和原10号新茂洋行的地皮,最后造价高达1000万元,超出预算数倍。显著的位置,宏大的体量加上精美的建筑设计,为12号大楼赢得“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壮观建筑”的美名。

设计大楼的是公和洋行的威尔逊(George Wilson),他在1920年初便完成了设计稿。但经过一年多的推敲,他居然下定决心化繁为简,好像用了一块大橡皮一样把大楼立面细密的雕刻统统擦去。最后落成的12号呈现简洁明快的新希腊风格。没有多余装饰,仅依赖比例和线条,就塑造出一份高贵的形象,时至今日在外滩建筑群中仍显得气场十分强大。

英国历史学家萨金特(Harriet Sergeant)在著作《上海》中提到“文革”后第一次到外滩,看见12号大楼投射在外滩的巨大的影子,感觉“让人无处可以逃离它的影响。”

走进银行大厅,感觉好像走进了一间恢宏的神殿。八角形门厅穹顶的马赛克镶嵌画看得让人目眩神迷。八块镶嵌上的图画分别代表了汇丰银行在伦敦、纽约、香港等地的8家银行,每一幅都值得仰起脖子细细欣赏。上海的图画绘有一位手持舵轮、眺望远方的睿智女神,她身后的背景就是白色的12号大楼,还有英伦风格的前海关大楼等外滩建筑。

1955年上海市市政府搬入12号大楼办公,直到1995年外滩恢复金融街功能而迁出。浦发银行于1996年通过置换获得了使用权,1997年在对大楼修复时惊喜地发现了“文革”前粉刷遮盖的八角厅马赛克画。

外滩12号虽然美如神殿,但当年却是一座配备了最新通风和取暖设施的现代化办公楼。楼内空气都经过净化,一小时循环数次,冬季空气还经过加热,比冰冷的神殿舒适多了。

1923年大楼落成典礼上,建筑师威尔逊在演讲中称自己是“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家”,指挥着包括工程师,艺



术家和雕塑家的团队来完成这个伟大复杂的建筑。

“建筑师的作用就好像指挥乐团演奏一首自己的作品一样。如果演出成功了,那么要感谢每一位参与的人。因为只要有一个“错音”,就足以导致一片混乱而非如此和谐的效果了。”威尔逊90年前指挥的这件杰作不仅在建筑史上留下了一笔,从经济的角度看来也圆满完成了使命。自它奠基之后,上海也迎来了一段生气勃勃的繁荣时代。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发展壮大,城市发展的引擎加速,房地产业兴盛,这段持续到抗战爆发前的岁月后来被称为“黄金时代”。

也许这座壮美的楼,真如一片飘落至外滩的“橄榄叶”,为这座一度低迷的城,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外滩12号
(插图:张雪飞 摄)

昨天:汇丰银行
今天:浦东发展银行
建成年代:1923年
建筑风格:新希腊风格
建筑师:公和洋行
地址:中山东一路12号

踏青

邵益山

踏青原野上,舒目亦舒心。地气三分暖,长条一夜沉。船过帆影碧,鸟啾树阴深。无意寻佳句,追思不得吟。



“后娘”在汉语中
多为贬义,诸如什么
“云里的日头,后娘的
拳头”,意思是后娘心
狠手辣。洋文也
差不多,德语中,称充满刺的大如
椅子的仙人掌,同对“后娘”的称
呼是同一个单词。是不是寓意后
娘是带刺的?我不懂。当然,汉语
中也有少量同情“后娘”的,说“后
娘难当”。“后娘”也确有难当之
处。不仅后娘难当,连后娘养的孩子
也难当。要不,有些地方领导、部
门领导在争利时为什么常常叫喊:
“我们是后娘养的!”大有为后娘
养的叫屈之意。

先应当记在封建头上。封建这个东西害
人害了两千年。什么正房、偏房?什么自
己养的,他人养的?用推翻封建后的理
论看,只要是人人都有人权,只要是人都
一律平等。岂止是亲娘后娘,社
会进化到今天,对罪人也要尊
重其人权了。我参观过一些监
狱,监房里有电视电脑,监房
门上不写名字,写的是他不喜欢吃
什么菜。管教人员认为
尊重犯人的人权有助于犯人
变为正常人。

后娘咋啦?

邓伟志

鲁迅讲过一句不雅而透彻
的名言:才能是不能靠性交传
播的。是的,男女之间不能传播,
上下辈之间也不能继承。现在
欧洲人对他们仅有的几个象征
性的国王所搞的世袭制的支持率急
剧下降。中国在一百年前就推翻了
世袭制。“文革”中人们又吃尽
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这类半世袭制的苦头。
在这种大背景下,后娘也在
与时俱进,对亲生、非亲生的一
样亲。

无论是对后娘的褒或贬都只
有部分道理,而没有充足的道理。
后娘如果是因为“后”而对前人的
孩子带刺,那是封建的血统观念在
作祟;后娘的孩子如果是因为“后”
而受歧视,那也是封建的正统观念
在起作用。必须认识到,是封建
扭曲了人性,异化了母爱,账首

收到快件,
取笔签名,怎么
回事,笔不听使
唤,任凭乱走,
写出来的字,像
几只小爬虫黏在一起似的,这算什么字,糟了,我手抖,不能写字了。

发抖的手

姚芳藻



亲那样清白吗?

我开始崇拜我的母
亲。二弟要结婚了,需要两
间新房。她笑一笑,说,这
有什么难的!背起背篓,就
上山背石头,下河背泥沙,
硬是用羸弱的肩膀背出两
间新房。如今她老了,过了
的劳动,磨损了她的膝关节,
她只能拄着拐杖走。但谈
到旧事,依旧是面带微笑,
没有一丝抱怨。是她的自
立、乐观,支撑起了儿女
们的生活信念,你能说她
不具有英雄本色,不值得
我们崇拜?

细细想来,所谓英雄
崇拜,其实就是一种生活
态度,对道德要懂得尊
崇,对榜样要懂得敬重,
对他人和社会要懂得奉
献。自私自利、一味向社
会和家庭索取的人,玩弄
生活、游戏人生、还自以
为是的人,是绝对不会有
人来崇拜的。



等一应手续办好,已是12月下旬。

1990年12月29日下午,84
岁的王映霞在女儿钟嘉莉陪伴下,
抵达台北,引起台湾媒体轰动。第
二天报上新闻标题有这样的词句:
“绝代红颜昨抵宝岛,低眉浅笑不
掩当年风华。”

王映霞这次访台,与女儿受到
了胡健中、刘绍唐热情而周到的款
待。刘绍唐极尽地主之谊,不时在
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流露
出老人历经世事沧桑而寻求恬淡
宁静的心志。

在台湾,王映霞与女儿一直住
在胡健中先生家中,老人为她们准
备了舒适的起居饮食的条件。王映
霞原准备在台湾逗留一个月,在胡
健中老人的鼓动下,又办了延长手
续,一住住了3个月。此时,胡健中
已89岁,身体不好,靠轮椅代步。
他喜欢王映霞坐在他身边,
同他闲聊。他话语不多,只是
不时问起杭州的旧景,上海的
老友。每天早晨,老人见到
王映霞,总是说一句话:“今
天不算,你在台湾还有几天?”真是
相见时难别也难,恋恋不舍之情,
溢于言表。3月24日是王映霞母
女离台返回的日子。这天早上,他
没有再问这句话。下午要离家赶赴
机场时,送行的朋友们都已到了,
而老人竟躺在床上不起来,连眼睛
也闭得紧紧的。王映霞走到床边向
他轻声道别,他也没有睁开眼睛。
当王映霞走到房门口,禁不住再回
头一望,但见他两眼睁得大大的,
正紧盯着行将离别的老友。其情其
景,令人动容。几年之后,犹在王映
霞的眼前耳畔萦绕。

王映霞访台会友

黄知正

各大饭店宴请招待,让母女俩遍尝
台北各种美味佳肴。令王映霞印象
深刻的是台北著名的上海风味小
吃店“鼎泰丰”。每次宴请,都是高
朋满座,刘介绍王映霞同台湾文
学、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等各界名
人相识相叙,如林海音、柏杨等人
都是在宴席上与王映霞相见相识,
并结下了友谊。

在台湾期间,王映霞和女儿还
专门看望了老友陈立夫夫妇。92
岁的陈立夫手书宋代邵雍安窝
歌赠“映霞大姐雅属”。歌曰(词
稍有改变):“春花开得早,夏蝉枝
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
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
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樵耕读,闲
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拨,喝一杯茶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与文史馆结
缘,“缘”于一套书,
也可说“缘”于一
个人,明请看本栏。